

些根本问题。

总之，中国要以更为宽广和长远的战略眼界看待中美关系，在自身和平崛起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推进基于中美“权势转移”趋向的“格局转换”趋向，逐步实现由中美分享不同优势取代广泛的美国单边优势。中国可以对这样的前景有相当大的信心。这不仅是因为美国陷于在中近东的困境，甚至也不止是因为中国有自己巨大、迅速、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国力增长。中国可以有相当大信心的一项终极理由，或者说中国和平崛起观念与“和谐世界”理念的一大部分根本依据，是世界政治基本性质在当代多年来发生着的变化。在这样的变化中，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在日趋衰减，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和“软权势”问题，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它们的军事表现重要，同时各种跨国的非传统威胁愈益突出。在这样的变化中，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内外政策无疑符合世界潮流。在这样的变化中，中国经和平崛起以及对中美关系的战略性操作，有颇大可能使美国最终不能不接受上述“格局转换”。

界政治基本性质在当代多年来发生着的变化。在这样的变化中，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在日趋衰减，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和“软权势”问题，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它们的军事表现重要，同时各种跨国的非传统威胁愈益突出。在这样的变化中，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内外政策无疑符合世界潮流。在这样的变化中，中国经和平崛起以及对中美关系的战略性操作，有颇大可能使美国最终不能不接受上述“格局转换”。

2007: 防扩散与中美关系

沈丁立

复旦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在防扩散领域经历了分歧到合作的过程。从 90 年代中后期起，双方在防扩散出口管制领域进行了若干合作，这方面的整体关系是向上的。尤其是近四年来，中美在地区性防扩散问题特别在朝核问题上开展了较为协调的合作，促进了双边关系，并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形象。

近来，中美在防扩散领域中新的分歧正在出现，面临的挑战有三方面：一、美国强权政治在过去几年中加速恶化了国际关系，给扩散提供了动因；二、核材料制取新技术的出现，使核扩散变得更为容易；三、中美在中短期内对核扩散所形成的威胁的认知，仍然相当不同。

美国保守主义政府在“9·11”事件以来的五年多时间里，力图以美国的价值观改变世界，对任何自以为是可能挑战美国的国际因素采取高压，将“先发制人”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并贯彻于行动，并以武力颠覆了主权国家伊拉克的政府，因此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一些国家感到极为不安，它们或者改弦易辙转换门庭，或者

加紧采取独立发展核武的方针，力争对美国可能对它们产生的威胁进行反制。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均有这种性质。朝鲜从 2003 年起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合法”发展核武器，并声称已取得核武器。伊朗则迅速发展民用核能力，储备能够快速实现核技术民转军的实力，至少目前以此对美国合法地施加压力。

在朝鲜和伊朗这双核问题上，中美在过去几年中进行了有限合作，表现在中国对朝鲜劝和促谈，发起了关于朝核问题的一次“三方会谈”和五轮“六方会谈”。对于伊朗核问题，中国要求伊朗政府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多次决议。去年，针对朝鲜导弹试射与核试验以及伊朗坚持铀浓缩，中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多项制裁决议。中美两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共识和合作在加深。

然而，进入 2007 年，朝鲜和伊朗双核问题的解决将变得更为困难。朝鲜在取得一定的核威慑能力后，在美国没有真正改变对朝鲜的敌对态度以前，不会改变拥核立场；而布什政府虽然相信朝鲜希望与美改善关系的迫切愿望，但在朝鲜体制调整

之前无法接受朝鲜，也不相信朝鲜具有弃核诚意，所以美国仍难决心与朝鲜交换战略利益。此种背景下，2007年朝鲜弃核难有实质突破。

朝核问题对中美关系，既是机会，也是挑战。在过去的几年中，这更多表现为机会，而在2007年则可能更多地表现为挑战。第一，朝鲜核试后与美国谈判的要价必然升高，弃核难度势必增大。第二，美国行政当局尚无根本的人事变动，美国政府对朝敌对的本质目前不会变化。因此，朝鲜在不改善安全处境的情况下弃核，就更为困难。朝鲜的策略，应该是拥核在先，谈判在后；谈判的目的是增加安全，所以弃核之后必须有比核武器更为可靠的安全保障，无论是有形的还是制度的。鉴于这些原因，2007年内朝鲜非但不会弃核，反而可能推进核武计划。即使“六方会谈”恢复，朝鲜仍然不会将其核心利益与美国非核心利益交换，而美国甚至以非核心利益交换朝鲜的核心利益的决断都难做出，这就决定了新的一年中“六方会谈”无法实质性推动，中美关于朝核的防扩散合作难以取得成效。

对于伊朗，在2007年中，中国与美国的合作恐将更为困难，表现在三方面。第一，伊朗有权发展民用核能，这却是美国不能接受的，而中国不能否认伊朗有发展民用核能权利。第二，伊朗尚未被抓到明显把柄在发展核武。这使它在维护民用核能权利问题上有恃无恐，中国虽然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制裁伊朗，但国际社会仍无法理依据对其动武。如美国欲诉诸武力，中国难

予支持。第三，美国与伊朗没有直接经贸往来，但中国与伊朗的经济合作在增加，尤其是对伊朗的能源依赖在上升。在伊核问题久拖不决的情况下，美国势必嫉恨与伊朗保持密切经贸关系的国家，势必对俄罗斯和中国增加压力，强迫中俄在2007年中限制与伊朗的经济联系，而这是后者所不能接受的。

事实上，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新任主席、民主党人兰托斯已经表示，将审查中海油与伊朗签订的价值160亿美元的开发伊朗气田的谅解备忘录。他认为“中国需要得到警告。如果中国执行这一协议，那么就会招致严厉惩罚。”这恐怕是新国会上任后对中国的第一个实质性压力。

鉴于以上事态，中国宜对新的一年中美两国在防扩散问题上将要面临的困难有充分估计。对待朝核问题，中国的态度已经足够明朗，但“六方会谈”要是继续无法实质性推动，随之而来的将是评估联合国安理会第1718号决议。评估结果，势必是现有制裁尚不足逆转朝鲜核武发展，随后将要对其加重制裁。这种结果，更不利继续运行“六方会谈”机制以促朝鲜弃核。对于伊朗，联合国安理会去年12月23日通过的第1737号决议，两个月后也要评估，届时安理会对伊朗拒绝执行决议的行为必然升级制裁，其后果对中国也将不利。

所以，朝鲜和伊朗双核问题的解决无法推进，将消耗中美间防扩散合作的积极性因素，并突出中美在防扩散问题上认知和利益的不同，中美因此在全球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将越来越难以回避。

四大因素稳定 2007 年中美关系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务副院长

随着2007年民主党控制下的国会开始正式运作，美国进入了府院两党分治的时期。考虑到民主党的利益取向、党派争斗等因素，一般认为未

来两年的中美关系会增添一些波折，但是这种波折的烈度，或者说民主党主导国会对中美关系主流趋势的干扰程度也是有限的。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